

漫遊志異

上

偵探
小說

紅圈

本書趣味淵永情節離奇文詞詳明結構緻密
讀之令人匪夷所思不忍釋手當此赤帝施威
酷暑逼人手此一卷誠可作消夏遣暑之計也
愛閱諸君欲購從速幸弗交臂失之全書計三
萬餘言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偵探
小說

鐵手

是書爲謀財奇案與近今滬上各影戲院所映
演之鐵手片毫絲不爽情節離奇令人匪夷所
思賊黨設計陷人凡數十次皆爲無名之俠士
所破壞當時雖有偵探密布無從而殲賊黨之
巢窟殆夫大盜就死俠士方自首投案誠爲偵
探小說中之別開生面者也愛閱小說諸君手
此一編當知予言之不謬也全書一百五十八
頁約六萬言定價大洋四角

總館上海交通路
分館蘇州觀前街

交通圖書館謹啟

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五號初版
民國八年二月十五號再版

名著小說一千種第八類

漫遊志異上編全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

編輯者 王瀛洲

訂正者 吳綺緣

校訂者 姜俠魂

發行者 交通圖書館

分售處 本埠各書局

總發行所

交通圖書館

總館上海交通路二三三號

分館蘇州觀前街

漫遊誌異序

沈禿例

山巖水石天下之奇觀也昔人稱司馬子長足跡遍天下故爲文有奇氣余幼時奔走四方不知飽嘗山水滋味一舉筆仍庸俗剽陋汨沒無奇趣今年春余友王漢彤以受振民編輯社姜君之請編纂漫遊紀載一書問序於余余雖未讀其稿而思天下多佳山水王子此文必能雄偉怪特如終南崆峒之壁立萬仞必能汪洋縱恣如黃河漢江之一瀉千里必能娟潔秀媚如芙蓉明星之顏色照人必能夷猶澹蕩如昆明凝碧之清流漣漪余知王子所得必不止於斯也故樂爲之序
丁巳季春會稽禿俠沈漢豪謹序



漫遊誌異自序

王瀛洲

僕髫齡時隨侍先大父宦遊閩粵蘇浙燕贛諸省先大父素嗜山水故每至一處輒留連於碧波青峯之間時僕雖稚嘗發異想以爲吾所見之崇山峻嶺巨川大河何一一酷肖吾身內諸臟腑也若肺若肝吾乃譬之爲起伏之岡巒若排洩之水量吾乃譬之爲奔放千里之長流若大腸小腸吾乃譬之爲紆迴曲折之山道以語先大父先大父至目吾爲絕癡常撫吾首而言曰癡妮子胸中何得有如許奇磊流光易逝歲月荏苒匆匆十數易寒暑矣今先大父已棄養回首舊遊良用慨然日前姜君泣羣以漫遊誌異囑編既竟擲筆三嘆不覺有感於斯文因書以爲序

民國六年夏日漢彤王瀛洲艸于月圓人壽室之南牕



漫遊誌異上編目錄

殊方異俗志

蒙古郭爾羅斯後旗旅行雜記

孟心史

東西盟蒙古實記

吳祿貞

苗俗雜志

楊南邨

扈從西巡日錄

高士奇

坤輿外紀

南懷仁

滇行紀程

許鶴沙

滇行紀程續抄

許鶴沙

封長白山記

方象瑛

使琉球記

張學禮

中山紀略

張學禮

絕域紀略

方拱乾

行脚山東記

無辨和尚

西藏探查記

失名

武陵風土記

愛

印度風俗瑣記

李警衆

巫來由人之野蠻

李警衆

拍喜俗

稿木子

黑韃事略

徐靈

漫遊誌異上編 目錄



漫遊誌異上編

王瀛洲 編

吳綺緣 校正

小南

殊方異俗志

蒙古郭爾羅斯後旗旅行雜記

孟心史

六月初四日。由京乘京奉車赴東。攜有日記簿。途中遇有關係處。輒識以簡短語。以留當時心所感觸之迹。閏月初二日回京。檢所記衍而明之本意。以此爲報告也。顧逐日所見聞。往往將一事首尾隔斷。昨日之所見。至今日有所聞而始覺其可記。至明日更有所聞而不能不補記。且一日之見聞非一事。轉於其犖犖大者。不能團聚一處。以發明視察之本意。用是提綱挈領。最爲一篇。先冠其首。復有緣路謳吟。以代紀事者。輒於詩後疏其事實。以存當時記憶之真相。嗣此之後。乃以日記原文附焉。參互觀之。較爲詳盡。非有意爲詩文也。

蒙古在漠南者爲內蒙古。內蒙古分六盟。東四盟在東三省及直隸山西邊外。西二盟在陝西長城以北。東四盟之在東三省者。爲最東之哲里木一盟。哲里木盟凡十旗。科爾沁分左右翼。每翼各分中前後三旗。共六旗。皆屬奉天省。郭爾羅斯前旗一旗。屬吉林省。郭爾羅斯後旗扎賚特旗杜爾伯特旗共三旗。皆屬黑龍

江省三省所轄之蒙古如此。其西接烏昭達盟各旗。則屬直隸省矣。

哲里木盟十旗扎薩克。蒙古人言其封爵各不同。謂之六王三公一貝子。蒙古王公對地方官。司道以下皆平行。惟對督撫用屬禮。六王三公一貝子者。科爾沁右翼中旗扎薩克。爲和碩土謝圖親王。左翼中旗扎薩克。爲和碩達爾漢親王。右翼前旗扎薩克。爲多羅扎薩克圖郡王。左翼前旗扎薩克。爲多羅斌圖郡王。左翼後旗扎薩克。爲多羅郡王。以上科爾沁五旗皆王爵。餘扎賚特一旗扎薩克。爵亦稱王。（游牧記稱其扎薩克爲多羅貝勒。不知何時晉王爵。今蓋據蒙古人所言也。）是謂六王。科爾沁右翼後旗扎薩克。爲鎮國公。郭爾羅斯前旗扎薩克。亦爲鎮國公。郭爾羅斯後旗扎薩克。爲輔國公。是謂三公。杜爾伯特一旗扎薩克。爲固山貝子。是爲一貝子。蒙旗地。開放愈早。其旗愈富。科爾沁左翼中旗。當嘉慶間。卽設昌圖廳。民人墾佃。逐漸繁盛。至光緒初。遂改爲昌圖府。新設懷德。奉化。康平等三縣。屬之。繁殖可想。是旗扎薩克。今已歲入至三十萬元。蓋懇熟之地。所納之租。至如此巨額也。然昌圖一府。地占左翼中旗者。僅一隅耳。將來推廣。又何可勝計。其次爲郭爾羅斯前旗。亦於嘉慶初。卽設長春廳。當爲理事通判。光緒八。半改撫民通判。設農安分防。照曆十五年。陞爲長春府。而農安亦陞爲縣。東清鐵道經長春。交通尤便。土地懇闢。故是旗亦甚富。科爾沁左翼界內有遼源州。屬昌圖府。亦舊設。似亦中旗地。然未能確審。右翼界內。新設洮南府。傾靖安。開通。安廣三縣。當右翼中前後各旗地。開放未久。尙未發達。其在黑龍江境內三旗。郭爾羅斯後旗。設肇州廳。杜爾伯特旗。設安達廳。扎賚特旗。設大賚廳。皆新設未發達。蓋舊設之廳州縣。乃漢人移殖已繁。不設官無以理。

民蒙之事。應其需要而設之。在設官時地已闕矣。新設之廳州縣。則以官招墾。故官雖設而墾尙寥寥也。

蒙旗地所親歷者。僅郭爾羅斯後旗一旗。自東徂西。皆遵陸行。所見較親切。又宿扎薩克府兩日。宿肇州廳署兩日。詢訪尤備。故能言之綦詳。然據所聞。各旗情形頗相類。則所以興蒙古之利而除蒙古之害者。或亦大概相同。其尙未遍歷各旗者。以陸行至郭爾羅斯後旗西界。瀕嫩江岸處。江水正驟長。天又無日不雨。地皆掩水中。不復可行。遂渡江至新城府。乘輪船而返。俟秋涼水退再往。今就肇州境內述之以見例。

松花江流域。縱橫各千餘里。無山。皆平原腴土。其東半屬滿洲。爲吉林省界。西半爲蒙旗界。處其中。但知有塗泥水潦。不辨山爲何物。故無木無石。屯站所在。居民尙或種樹。以取蔭而障寒。初不敷取材之用。至石材則分寸皆絕。迹焉。是於營造較爲困難。而墾種則無地不宜。土人不知有溝洫。故見低地。則以爲瘠薄。蓋夏季雨量極富。松嫩兩江水驟漲。當地又多雨。故低窪之地。恆沒於水。有漂失之患。又地形稍坳。遇水卽停蓄。者水挾城質。浮其地。卽成城。甸能產含有城性之草。獨宜於牧。而不宜種粱豆。土人皆以棄地視之。言墾者掉頭不之顧。此皆小農之見解。宜然。若有大經營。則溝桑以洩之。堤防以禦之。酌種水田。以消納之。又必寬留牧地。以畜牛馬。爲耕犁之用。更有多餘之城地。專以資牧。則羊毛亦正大利。所在必設大公司。領大片地。相地規畫。則寸土乃皆黃金。地廣人稀。種植亦必用大農法。一犁可互五六里。少折旋則時間省。用機械牛馬。則人下省。此皆大農之事。若以小農之知識。往圖度之。雖無不各歷所欲之理。然於實邊大計。殊迂遠無遠效。且彼中地利。亦未可以此零星掇拾之數。猥戾之也。

車行荒草間。綠香撲鼻。但蚊蚋充塞。噉人並不畏撲。其色青。蓋平時無人過。則吸草汁成青色。遇人而噉之。飢不暇擇。且亦尙未有畏撲之機心。又有蝦蟇如蠅。螫人至痛。螫牛馬往往見血。膏腴之土。庶草繁廩。人不利賴之。乃成蟲豸之藪。然絕無蛇虺等毒蟲。北方之所以優於南服也。荒地中偶有一二已墾處。則蚊蚋絕迹。梁豆非此類生物所依附。又飛不及遠。故荒與非荒之界域。卽有蚊蚋與否之界域。除害莫如人力。天造草昧。人能董而理之。卽成人世界。則棄地於蚊蚋者。誰之罪耶。逐日天氣。日中至八十五度。清晨則七十五度以上。

雨多而土濘。車行低地。水聲時淙淙然。或陷於淖。則百計求脫。費時甚久。往往至盡去所載。而後力鞭驟馬曳之出險。故既陷之後。乘客必沾體塗足。狼狽先求脫。乃可待車之自拔於難。雖有官道。恆在若存若亡之中。其有水冲日久。成天然之溝瀆者。首尾無端。繞越既所不能。徑渡則深至三四尺以上。人必裸渡。而行。李則需裸。連後驅馬曳空車。亂流而渡。凡此皆內地旅行所未有之事。要其水草之饒。泥土之沃。正見無在非至寶。吾人聽其屯塞至此。惟有自疚而已。

數里或數十里過一屯。其門插一旗。是爲蒙戶之標幟。蒙人絕少種地之家。處膏腴數十百年。尙沿游牧之舊。但牧而不須游耳。漢人得託其間者。長子孫締姻好。田連阡陌。牛馬成羣。蓋無復窶人。且生殖極繁息。一家間。其子女動輒七八或十數。丁多卽擇荒而墾。無地狹之患。種地又不費功力。不需肥料。衣食自餘。饒心廣體胖。宜其生息繁多矣。偶語此輩。居此荒寂之地。亦頗思鄉否。則答曰。雖有鄉。其何敢思。以吾輩之習。

於安逸與子息之累之多。若歸故鄉。皆溝中瘠矣。嗚呼。此桃花源記語也。不圖於今世間之雖然。貨惡其棄。於地方。惡其不出於身。無古今中外。視此爲公理矣。惟慢藏。乃誨盜。此則大可危耳。

昔者禹抑洪水。水乃由地中行。蓋以前水行地上也。吉江兩省之大平原。濱江低下。略如江南卑濕狀。比年以水患聞。要亦名患而不名災。則以沿江爲墾地者所關。災不能及也。然從前則並無水患可言。水之來也。橫衝直決。皆在無人之境。則有患而莫或知之。嘗於肇州客舍中。遇一客係近地人。忘其姓名。問遠客來自何所。告以江南。則訝其語。音不類。蓋吉江兩省中間隔一江。江省以吉省。以江南也。告以僕所居江南。乃揚子江之南。非松花江之南。客忽憶南方有水田。因問南方多水。當此夏令大雨時行。其道路之沮洳較此間若何。告以南方無此狀。客若甚訝。詢所以。告以南方多河道。客曰。黃河乃在江以南乎。又告以河非黃河。乃各地用人力所開之河。小者爲溝。澮大者爲通川。脈絡貫通。密如罟網。客更訝甚。謂南方豈家家有大禹乎。知其狂於吉江荒漠之故。無可猝喻。則漫應之。錄其問答。足以見彼中水利二字之尙未入人夢想也。此又誰之過也。

蒙古放地章程。上等每晌收押租五兩一錢。依等遞減。交通不便之處。有減至三錢五分者。押租半歸國家。半給蒙旗。故放荒之始。能多放。則蒙旗卽獲巨款。但押租止收一次。至五年後升科。則每晌納大租六百文。小租六十文。黑省用中錢。以五百文爲一吊。則實收三百三十文。國家得三之一。蒙旗得三之二。是故懇熟以後。蒙旗卽每年坐享厚租。以故科爾沁左翼中旗扎薩克。有歲入三十萬元之巨額。蒙旗應得之款。又有

自行劈分之例。扎薩克得四成。台吉得三成五。廟倉得二成五。廟倉者。喇嘛等所得之款項也。如科爾沁左翼中旗扎薩克歲入三十萬元。其全旗所入。乃實有七十五萬元矣。夫台吉喇嘛既皆以放地爲利。則宜皆與其扎薩克竭力歡迎。然事實或不盡然。中有委曲。則藉口蒙民生計。設法阻撓。亦往往而有。如郭爾羅斯後旗扎薩克。負債於他旗之喇嘛。以地作抵。而彼喇嘛乃將轉售其地於俄人。官家代還款八萬六千餘兩。而令其放地收押租償官款。衆台吉以債由扎薩克自欠。不願代償。因相率抵抗。其一例也。豈知放地時。固代扎薩克償欠。升科以後。利自溥。及何必把持而致兩敗。以愚計之。押租就目前止。可先其所急。還官款。將來年租。或令扎薩克於若干年內減收一成或半成。以益台吉等。則亦不爲強台吉代爲償欠。庶或可持其平。此在當局相機開導之耳。

蒙地若盡數開放。各旗扎薩克之爲貴族。乃不似今日之有名無實。小說載英國貴族。席其遺產。富厚無匹。吾國惟蒙古扎薩克有此基礎。若今之科爾沁左翼中旗。郭爾羅斯前旗。皆已見諸實事者。但不得大力者作大規畫。畸零散碎。擇便而墾。仍循遊牧時代。逐水草而居之故智。則所謂城甸水地。廢棄必多。蒙古不足惜。如暴殄天物。何彼中江水。由山水下注。其流甚疾。然初無波浪。若作隄防。不似南方沿江沿海之難。且溝渠一通。水順其就下之性。卽藉隄防。亦並不需高峻。坐使周原。膺膺變洪荒。爲繡壤。一反手之勞。足以獲之。蒙古生計之說。乃大可笑。蒙人蓋將不能有。何暇過計。行其境。除漢人有勤動之狀外。蒙之人。什七八皆頂冠帶。冠上頂珠。青黃赤白。無所不用其極。腰繫荷包。活計足踴。官靴。行步微僂。其背舉足重滯。橐橐之聲。

以靴破不甚清臃。唐人詩所謂紇梯紇楊者。頗爲近之。童時見老輩有老成端重名者。別成一種態度。以示林下風。入蒙所見。蓋無時不然。惟袴帶冠履以及掛件。則無一不垢敝斑駁。歷年既久。又不知洗濯爲何事。汗漬泥污狼籍如雲霞。此其人所謂台吉者也。其壯丁則謂之奴才。奴才無冠帶。分宜操作。然循例派入扎薩克府當差。扎薩克嘉賞之。則亦任意賜各種頂戴。於是章服亦與齊民有別。而老成持重之貴人風度。相因而至矣。今之好以官貴自標異者。惜不令入蒙一寓目。設早以蒙人之態喻之。當世吾知學生決不應試求官。天下亦絕不復有持獎勵不可廢之說者矣。此其戕賊於虛榮者一也。

台吉之家。男丁生而無一非台吉。故台吉之增益無量。其奴才本尙可奮於人事。然台吉役之。扎薩克役之。有時扎薩克濫役奴才。台吉得而控諸理。蓋爭以爲各擅之犬馬也。台吉一戶。例分得奴才四戶。數傳而台吉之數大增。奴才因無人權。則去而爲喇嘛。乃無貴無賤。向之膜拜。於是奴才盡以其幼子爲喇嘛。凡制度一喇嘛。必一正一陪。就親丁中同時剃度之。其一爲喇嘛。其一則喇嘛之奴才。故無論何廟。問其喇嘛名額。如郭爾羅斯後旗扎薩克府相近之最壽篤寺。名額爲二十五。其中實在僧徒。必爲五十。有一二十五喇嘛。各帶一奴才。又有一大喇嘛故也。喇嘛死。必於其親丁中頂補。喇嘛之奴才亦然。故一家既有喇嘛之後。其不爲喇嘛者。久亦相隨而去。其大喇嘛。或爲喇嘛得衆信仰而推升。或由他貴人力拔起。若台吉爲喇嘛。則可卽得大喇嘛之位。大喇嘛無庸專帶奴才。喇嘛。凡合廟皆其奴才。蒙人死亡疾病。及有所趨避。皆延喇嘛。喇嘛既奉經。則必酬之以馬牛羊。惟力是視。是爲喇嘛之資產。喇嘛又得分放地之利。無一不優勝於奴才。

以故奴才皆遁而爲喇嘛。爲喇嘛則其種止。此消滅於迷信者二也。

嘗主一台吉之家。避雨因止宿。其家係三品台吉。父子叔姪壯者以及孩提共五台吉。問其無有奴才。云尙有一戶。此奴才家生齒繁殖。有兄弟五人。但已有兩爲喇嘛。兩爲奴才喇嘛。既去其四。餘一奴才。遇彼四人者有事故。則亦將超凡入聖。至其時。吾家奴才乃斷絕云。問以台吉家有奴才者多否。則言甚少。因憶郭爾羅斯後旗扎薩克佈公言。本旗台吉二千餘人。其數遠過壯丁。正以此故。扎薩克府中廝養皆頂戴輝耀。亦有戴翎支者。以虛榮錮此輩之身。又以迷信滅其奴才之種。無怪古所謂天之驕子。一入國朝。垂尾帖耳。生氣奄奄。治邊長策。跨唐凌漢。有以也。無如強鄰密邇。擇肥欲噬。患又生於所防之外。則固當時之所不及料矣。

扎薩克之富者。誠得所矣。其貧者。習於昏惰。拘於體面。如扎薩克佈公家。吾見其設坐僅能如客數。而其式且不一。茶杯亦然。玻璃與瓦。大小不等。其窮可知。然府中當差者百數十人。冠帶濟濟。雖令一人執一器。府中恐無器皿百數十事。然月糜口糧數百吊。扎薩克因事他適。侍從必數十人。冠帶而垢敝。追逐不舍。旅舍一宿。其費卽不資。佈公又嘗游日本。亦好作開通語。以安逸養成遲緩。晨起必嚮午。一盥漱歷數點鐘。嘗因訟事至哈爾濱。攜二十餘蒙古住俄人所設客寓。一宿數百金。亦不甚知愛惜。但欲舉債。外人承迎恐後。以其地庫富也。凡蒙旗貧者大率類此。一經舉債。支節叢生。今欲促蒙旗進步。既放其地。又必收其債權。有債則由官中代償。責令放地。自贖庶地闢而糾葛亦清。若佈公事是也。各旗開類。於佈者不少。收權弭患。今日

之要務矣。其尤要者，破除階級，使台吉以上無虛榮心。奴才則無暴棄心，捐除迷信，改良佛教，勤耕耨積產，業願嗣續，與漢人競生存，則邊可實而蒙人之生命亦可延爲固圉計。固然爲人道計，尤不能不爾彼台吉之冠帶，其敝垢且弗論，得漢人一錢，則奔走恐後，榮辱之原係乎生計，頂戴無救於飢寒，其可憐矣。朝廷今日何忍尙以此坑之吾尤怪蒙人處此多方作態，以稱其冠服之榮，則固尙自以爲得意，甯非至死不悟者，是不能不信階級之見爲專制國民之第二天性也。

國家之處置蒙藩也，更莫妙於以盟長爲之牽制。盟長由朝廷選定，非蒙旗推所舉，則與盟之爲盟義無所附麗矣。然各旗大事非各盟長同意，乃不得行。盟長又有四人意見更歧，出哲里木盟今日之盟長，其正盟長爲郭爾羅斯前旗扎薩克鎮國公，幫辦盟長爲科爾沁左翼中旗扎薩克達爾漢親王，第三副盟長爲左翼中旗閒散達爾漢郡王，第四副盟長爲杜爾伯特旗扎薩克固山貝子。朝廷有命令隨時可以易置之，而一假以盟長之名，則凡係阻撓即必有力，其名分然也。若用爲代表全盟，必不能得同意，萬一志同道合，有治乎衆望之盟長，一經取舍更任，其團結立破，國家制馭藩服之道如此。今行新政，地方皆有職務，豈能長此破壞，倘能捐除故事，但令受地爲民，盟不盟聽之，且蒙漢已雜處，地方官已一律行以官治，復何藉特別之法律以維持此藩封之政令乎？湘鐵路設流官破藩部畛域，裁理藩部而廓清之，藩屬之福亦國家之慶也。今回藏各部能行此義與否尙未可定，東三省之蒙古何爲而不以此請命於朝耶？

郭爾羅斯後旗地數年來放墾已大半，然扎薩克尙窮不自聊，則以放而未墾之故。江省大吏當時勇於取